

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色

箫 乡

朱自清的散文，意境隽永，诗情醇厚。《荷塘月色》写那宛如舞裙的荷叶、溢着清香的荷花，多么迷人；《绿》写那荡人心神的绿、飞瀑溅出的水花，令人留恋忘返；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写那悠然的桨声、微黄的灯影、“绿如茵陈酒”的秦淮水，久久地晃漾于胸怀耳畔。而《春》，却展现出一幅万物苏醒、明媚开阔的图景。……

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，都必须具有美的素质。朱自清的散文，正是如此。其文辞之美，在有它独自的凝炼、细腻生动、清新自然、富于情韵和音乐美感。

“温润碧玉”般的凝炼

朱自清的散文，无论直抒胸臆，还是绘写物之声色情态，都仿佛给人以珠园玉润的感觉。特别是一些动态词语，更是闪现出柔美的异采。

“树叶儿都绿得发亮，小草儿青得逼你的眼。”（《春》）仅用了一个“逼”字，把春草亮绿的色泽，写得可感可融，真切生动。

“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，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。花叶扶疏，上下错落着，共有五丛；或散或密，都玲珑有致。叶嫩绿色，仿佛掐得出水似的。”（《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》）文中绘写的是一幅画上的海棠花。着墨不多，而花姿叶态，花色叶泽，却栩栩如生；“交缠”二字，呈现出海棠枝的风姿情状；

写叶的鲜嫩，仅用了一个极寻常的口语“掐”字，而这一掐，那茵茵的绿，灵灵的水，象是要滴下来似的。

“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岩石上，上下都是空空儿的，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翹浮在天空中一般。三面是山，像半个环儿拥着。”(《绿》)奇哉！梅雨亭。寥寥几笔，借助作者奇巧的联想，展示出一幅“鹰击长空”般神奇浩壮的景象。那一“踞”、一“浮”、一“拥”，便点出了梅雨亭的英姿、神态、气概和所处的位置、地势。

“揪着草，攀着乱石，小心探身下去，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，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。”(《绿》)这是写下到梅雨潭边赏玩的路上的情景。仅用了四个句子，四个动态词“揪”、“攀”、“探”、“过”，便概括了一联串的自上而下的连续动作和过程。充分体现了散文语言所必备的简洁、准确和利落。

朱自清散文的语言，字字句句凝聚着作者独到的观察和感受。使人感到凝而不滞，不杂瑕疵，也不冷峻，恰似琳琅满目的碧玉。

“轻风流水”般的清新自然

读着朱自清的散文，如象习习清风，拂面而来，柔润平和，清心惬意；又似明净的小溪，淙淙不断，流入心田。

《春》，是一首诗情洋溢的散文诗，充满着作者对春的渴望和礼赞。无论写春光、春花、春草、春雨、花香、鸟啼、蜂唱、蝶飞、村舍、农夫、炊烟、风筝，还是描拟春天的形象、抒发内心的感受，语言新鲜明快，象是被引到春天的碧野，满目晴朗。那湿润凉爽的气息，畅入肺腑，使人情不自禁地也要“舒活舒活筋骨”，“抖擞抖擞精神”。

《荷塘月色》中，那繁星般的朵儿，联想中的六朝热闹而风流的采莲季节；《绿》中那融了一块蓝天似的绿，溅着晶亮水珠的飞瀑；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里那“飘飘然如御风而行”的江游，无不象是从散发着鲜爽气息的涓涓语流里淌出的一般。

但是如果仔细品味，就会感到在不同的描绘和抒写之中，语言虽然同是清新畅豁，却有着不同的韵调：

“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，嫩嫩的，绿绿的。园子里，田野里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，坐着，躺着，打着滚，踢着脚球，赛几趟跑，捉几回迷藏。……鸟儿将巢安放在繁花嫩叶当中，……唱出宛转的曲子，跟轻风流水应和着。”（《春》）可以体会到流畅中有跳跃、伶俐，如嬉戏哗笑、腾跃向前的小河，又似暖烘而调皮的春风。

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片叶子和花上，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；又象笼着轻纱的梦……。”（《荷塘月色》）从这段描写中，又可以体会到流畅中的平匀和稳贴，犹如脉脉细语，潺潺溪水，又似清凉而柔和的晚风。

两种不同韵调的清新自然，都给人以美的语感。

“飞花碎玉”般的生动形象

朱自清散文的语言，达到了“如见其人，如见其物，如闻其声，如观其形”的表达效果。读着他的散文，如象透过密密而齐整的字行的栏杆，清晰地看到了奇丽的景象：

“那瀑布从上面冲下，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；不复是一幅齐整而平滑的布。岩上有许多棱角；瀑流经过时，作急剧的撞击，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。那溅着的小花，晶莹而多芒；远望去，像朵朵的小白梅，微雨似的纷纷落着。”（《绿》）美极了！自古以来，有多少画师曾挥动画笔，绘出多少壮美的名画；有多少诗人引吭高歌，谱出多少伟丽的诗篇！然而，飞瀑在朱自清的笔下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在作者逼真的描写、形象生动的语句之中，读者会感到置身瀑边，与作者同观共赏。那“飞花碎玉”也似乎飞溅到身上；“朵朵小小的白梅”，也似乎轻轻纷落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；而那潭水边清冽的水气，更是爽心。

“田田的叶子，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；正如一粒粒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，又如刚出浴的美人，微风过处，送来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，象闪电般，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。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，这便宛如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。”（《荷塘月色》）这是文中一段最精彩的描写。作者在这里创造了“如情似梦”般的意境。朦月下，荷塘里的花叶，粉酥晶明，妩媚动人，在幽蓝的夜空和脉脉流水的映衬之下，如象天池里文静的鹭鸶和俏丽的浴仙。

入微的观察，独到的感受，翩翩的联想，是从作者细腻形象的笔尖流出来的。那飞瀑与荷塘的影象，如象极美的镜头和浮雕，刻在读者的脑海。

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”朱自清散文的魅力，正是以艺术的语言，创造了优美的形象。

“红艳欲流”般的情韵

文章的情采风韵，蕴蓄在情景交融的绘写之中。“含情而达，会景而生心，体物而得神，则自有灵通之句。”

“纸右一园月，淡淡的青光遍纸上；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。花正盛开，红艳欲流；黄色的雄蕊历历的，闪闪的。衬托在丛绿之间，格外觉着娇娆了。”（《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》）那片花瓣上“欲流”的艳红，撩人情思。使人想起健美的村姑红扑水灵的脸庞，她欲言又忍的含情神态。画上一枝海棠花，在作者富于神韵的笔下，如此娟美动人。望着它，心中便洋溢着“在亲爱的人面前那种欢愉”（车尔尼雪夫斯基语）的美感。

“桃树、杏树、梨树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都开满了花赶趟儿……鸟儿……高兴起来了，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，唱

出宛转的曲子。”（《春》）春花斗艳，不相谦让；鸟儿结伴，欢唱跳跃，卖弄歌喉。作者用孩童般活泼的谐语，绘出一幅繁花似锦、莺歌燕舞的闹春图，寄寓了作者迎春、争春的欣喜情怀。

“高踞的八哥，为何不肯入睡，……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？他的情韵风怀，原是这样这样的哟！……我拚着千呼万唤，你能够出来么？”（《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》）作者以诗人的想象力，认定卷帘后面，有个人儿，于是发出痴情的呼唤，呆等着她走出来。“这样这样”一语，更是富有情趣兴味。

“在浑沌的灯里，渗入一派清晖，却真是奇迹！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。她晚妆才罢，盈盈的上了柳梢头。天蓝得可爱，仿佛一汪水似的。”（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）初出的婵娟，盈盈步上柳梢。“盈盈”，多美多动人的情态：她含笑而端庄，姗姗地踏着芳步，将清辉洒向人间。“一汪水似的”，写出了月夜的天空，纯净、平和、透明、静谧，如象心灵洁美的人的眼睛。

时而情韵盎然，时而谐趣横生。富于情趣，是朱自清散文语言的一个显著特色。它给文章带来情致潇洒、轻松活泼的气质。一篇状物抒情的散文，如果只是着意点染，而不融情入景，化静为动，则至多不过给人以逼真感，却不能动人情怀。王国维在他的《人间词话》中讲道：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真可谓至理名言。一切优秀散文的语言，都应以此为标尺。不过，似乎还可以添加一句：一句景语皆我语也。因为“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之时自有我在。”

“欹斜腾挪”般的多姿

语言之美，还应有着参差交错、富于变化的语姿。陆机在《文赋·自序》中写道：“夫放言，良多变矣”。单调平板的语言，是不能产生美感的。朱自清的散文语言，有着特有的灵活多变。他善于调动种种语言因素和不同的语言手段。

绿，象征着生命与活力、和平与宁静，是大自然色彩的基

调。朱自清喜欢绿，喜欢写绿，这表现出他对美好事物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讴歌。他的散文，特别是他的一些状物抒情的散文，似乎都染着浓淡相宜的绿。作者笔下的绿，十分迷人，而写绿所取的角度、语言的表达方式和选用的词语，也是多种多样的：“油油的绿意”，“闪闪的绿色”，“平铺着的厚积着的绿”，是直接描写绿的光泽、浓度；“温润的碧玉”（般的绿），“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的绿”，是运用比喻，间接地写绿的质地；“冷冷的绿着”，“奇异的绿”，“醉人的绿”，令人心神“摇荡”的绿，是写作者的感受——绿的诱力。写绿，笔触富于变化，细致入微；绿，在作者笔下，令人神往。

“红的象火，粉的象霞，白的象雪。”（《春》）采用了比喻和排比套用的句式，写出了春花的多采绚丽；“雨是寻常的，一下就是两三天。可别恼。看，象牛毛，象花针，象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”（《春》）连用了几个比喻，把春雨的纤细、浓密、迷蒙和润物无声的轻柔，描写得极为形象。

“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？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，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儿，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？他到底等什么来着？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？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么？”（《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》）对着八哥，发出一连串痴问。这种将人的感情赋予自然物的拟人法，比直接抒发更饶有兴味。“轻风起来时，点点随风飘散，那更是杨花了。——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，便倏的钻了进去，再也寻它不着。”（《绿》）那溅着水花，象顽童般嬉戏逗趣。这一“钻”，便将水花人格化了。既表现了水花溅落到人身上时瞬息即逝的情形，又表现了作者喜爱、渴得的心情和一颗天真的童心，还增添了文章活泼诙谐的气氛。

朱自清的散文里，选词很多。单是在《浆声灯影的秦淮河》一文中，就有四十余处。选词的恰切运用，使文章所描写的形象更为真切，语言更富于节奏感。“疏疏的林”，“淡淡的月”，

“黯黯的水波”，“缕缕的明漪”，“漾漾的柔波”，“微微的云”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有特殊的韵调美。

句式的变调调节，也有独到之处。“闭了眼，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、杏儿、梨儿。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，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。野花遍地是：杂样儿，有名字的，没有名字的，散在草丛里象眼睛，象星星，还眨呀眨的。”（《春》）这长短错落的句子，描绘出了喧闹、缤纷的春景。体现了形式比较自由的散文的语言特点。

灵活多样的语言形式，使朱自清散文语言，凝炼、清新自然、生动形象而富有情韵，也使他的散文语言呈现出婀娜、扶疏的风姿美。

细味朱自清散文的语言，处处可以感到他熔化了中国古典的诗文。《荷塘月色》中对荷塘的描写，使人联想到六朝的采莲曲，《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》中对疏帘后面佳人的呼唤，使人联想到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；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中的“飘飘然御风而行”，使人联想到“我欲乘风归去”；《绿》中的“揪着小草，攀着乱石，……”使人联想到“伐竹取道，下见小潭，水尤清冽。”其他如“独月”、“凝碧”等语词的活用，更是不胜枚举。从意境到神韵，从情致到词语，无不感到“似曾相识”，却又清新。无不感到文章从内容到形式，又淡淡地染了一层典雅美的色调。这种善取巧用，为我们提供了从古典作品中吸取精华的经验。

朱自清的散文，又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。郁达夫在《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导言》中指出：“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，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，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，除冰心之外，文章之美，要算他了。”朱自清的散文及其语言，自成一格，独具特色，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1981年2月